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

圖書編

地類

北直隸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 辰山帶海

有金湯之固

左環滄海右擁太行  
北枕居庸南襟河濟

真定以北至於永

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

俱關喜峰古北黃

花鎮

俱口子在順  
天東北境

險阨尤著故薊州

順天府屬

保定重兵

屯焉山後諸州

自宣東南至  
遼陽俱是

故我人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

今日

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

八編卷之六  
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

山東屬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

今廢惟蘇州運道猶通

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

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

俱屬天

而東野曠人稀

姦宄伏匿迤山一帶則樵採耕收之利若多奸人每窺其中賦煩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

馬政

寄養馬匹

河間之水潦患尤烈

國初

占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逮金元雖嘗於此建都然皆夷狄入中國豈足以當形勢之盛至

我成祖文皇帝乃龍潛於此及繼承大統遂建屬  
北京而遷都焉于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當形  
勢之勝爲萬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會  
之盛未有過焉者也 沿革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  
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  
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遼遠之道也大寧都司  
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議防禦

嘉靖中給事中秦敷言畿輔之地北抵灤州南距慶  
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土厚地方

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訪募江南作田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畜水或築圩以裹田仍乞倣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衆墾田萬畝者授某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吝超遷自真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

地利

北京密切邊境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輔永平東輔臨清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大寧已廢移於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二十里上築一城如通州爲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因上陵築沙河城

矣、西南良鄉北界築一城、如沙河爲近京西南之輔、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虜遠哉。臨清出紫荊關、甚近宜設重鎮控之可也。設輔錄

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窮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爲遠、唐契丹界直決旬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幘蓋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爾、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爾、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

常時封殖則一旦規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虜之近制虜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

議戰守

夫全寧徒患叢於遼左漁陽矣今處遠左漁陽得不以全寧爲鑒乎開平興和遷患叢於上谷矣今處上谷得不以開平興和爲鑒乎東勝移患叢於雲中矣今處雲中得不以東勝爲鑒乎

議豫保障

上門遠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腋也秦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手腋欲驅夫歲簡久邊之銳率以戍薊門徒罷於奔

命而亡益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  
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諉河渠於  
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  
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恐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  
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  
水潦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也齊魯南  
支河渠秦晉北北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  
支寇彌山海民無所號頃雖蕩定如婁人病起休養  
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天順天八郡  
於周爲燕趙諸國於唐爲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



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伍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操止徐豫之軍漕輓籍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爲助而猶不足乃欲開京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武中蓋有開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荆棘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請爲己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爲今卽不能如今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惟京東將隙地無不可耕者又欲倣漢唐置三輔

宋四輔郡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北宣府各宿重  
兵二萬而罷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  
顧安所得兵若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  
民丁前代盖有名寓於農而實編於官者既編於官  
後必勾補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盖  
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爲私若曰此  
吾湯沐邑緩急兵之愚以爲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  
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責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  
惠焉稍以其間分曹角射課藝習兵民業旣成皆安  
土樂生而戴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障之固亦萬

世之利也。至若三管精銳國之威也。半雜老弱而敵  
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藪而作奸犯科。  
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揀兵墾田

禹貢叙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故涑易恒衛燕之  
寶也。啓召公始封于此。迨其衰也。秦欲併之。猶恐督  
亢之地水縹繆而難入。及荆卿獻圖而大喜。曹胤備  
公燕南之地以水爲固。葛莫間諸淀鈎連。堦道如綫  
耳。陳貫所謂天造地設者也。今畿內千里之水皆會  
于直沽。不可以因境內諸川。滙成地險哉。且武瀆有  
二。角淀卽古之雍奴。長濶百餘里。寶坻有七里海。亦

平過昌平  
訪請父老  
其遺跡可  
斷云

渺然巨浸也皆在直沽之內今不引之相通而更障  
之置巨壑于無用之地不惟河流不安亦且天險弗  
設良可憾已豈惟諸河卽運河常患水淺及山水一  
發犇衛特甚常損漕船倘使諸淀相通水少則開淀  
以濟運水溢則由淀以分其怒策之至便者也設險  
會川間連慶豐惠和諸閘起都城而抵通州元世祖  
時都水監郭守敬上言築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  
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王泉至西門  
入都城匯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  
至煙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置一閘以時啟閉漕

舟自通州直抵都城，民無陸輓之勞，國有貯積之富。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今遂廢。蓋運船一隻，載米三百石，自通州上車，費腳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抵京，則車家頓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聞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許，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源微淺，而其去直，遂仗數閘以節之行。過天時久旱，則舟遊難行，莫若因故閘之遺趾而爲五壩，每壩置剝船百隻，米置布袋中，轉剝而前，可省腳價十分之九，仍聽車戶易。

車造船

議轉漕

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後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徒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甘心棄土、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

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  
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  
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

京都形勢說

### 南直隸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卽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

業實基於此然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周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

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卽此地也江北則徐穎二州屬

府所屬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

府清連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

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全楚

江西湖廣俱楚也

爲江

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縣

俱蘇州府屬縣

之

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四行標劫者不

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游

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齋留守之冗費

故皆易以告饑

蘇州松江

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

沛俱徐州屬縣

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餉旣艱民亦

凋瘵盖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未

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潯軍民統理不一寇盜

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



土田歲易處

謂山田多荒四圍田多墾江

民勞甚矣

圖叙

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卽此地也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太祖高皇帝隆盛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爲京始足以當形勢之勝永樂中於此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卽爲京師遂以此爲南京實根本重地云

沿革

都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

州乃金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金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匯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

戶類考卷一百一十三  
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

帝藏云耳

金陵防  
守要害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  
謝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

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  
勝者拒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守淮以  
固金陵

東南財賦所出之地爲三吳爲巨而三吳之田則水  
爲最急也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言震澤之水由  
三江入海故底定而不爲害也孔安國云自彭蠡江  
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既滯

之文而牽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既殊而三江之名亦不得而強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又曰：江自太湖入于海，其猶孔氏之說歟。桑欽水經所著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裏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郭景純以岷澗松爲三江，韋昭以松澗浦陽爲三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耶。酈道元注水經則引之以爲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山川道里圖邊實所修崑山續志類訛承而舛踵之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蠟。

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太湖與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松江也又東南分流白蜆入急水澱山東而入海者東江也自龐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清浦入海婁江也但澱湖之東流既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久矣此單鏐所謂開白蜆安亭通龍鎮以入海者也治水之法有三曰決三江曰浚諸浦曰導涇港蓋太湖東入松江出吳以入海古未有隄障也宋築長橋以便漕運而江流始噎此單鏐所以欲鑿吳江岸爲木橋以通之也代加浚治已有成發而

或者猶欲決去長橋以決入海之道則亦難矣。澱湖之西曰急水，曰白水，東曰小漕，曰大漚，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也。今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惟澱湖支流北入吳松江耳。因其舊迹而疏之，則松江之流其安乎？吳松江卽古婁江也。通塞無定，夏原吉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周忱嘗浚顧浦以通吳松江入海矣。然渾湖往來江流漸狹，久而不治，恐壅塞之害深而爲力難矣。古人於沿海之所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今則未能盡復其舊而入海者，惟茜經七鴉白茆

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苟能於其未浚者而浚之於其已浚者而時導之以爲經久之規則今日之急務也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泄諸湖塘而達之海也必使修治闢而可以爲容納之地則田之積水可蓄於溝港溝港通流則可以散灌於塘浦塘不過則可以疾趨於江海而水之患息矣夫吳郡之水譬諸人身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震澤則胸腹三江則腸胃也浦港涇瀆則脈絡衆竅也腸胃閉衆竅塞脈絡不貫而咽喉之入不節吾見胸滿腸脹而斃可待矣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  
崇明吳淞江口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  
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揚州高郵淮  
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  
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爲重鎮設二衛淮北海防  
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  
而邳州設衛南畿海防

建康東起天目山北接鍾山覆舟山雞籠山終于行  
堂又有岩山牛頭白特山堂陽寺山而大江橫其後  
淮水流其中夾淮而爲王都秦始皇見金陵有王氣



八編身卷一 卷一百五  
東游以歷之壑，秦淮以斷其氣，殊不知秦淮入于江，而江水口再朝亦旺水也。建康形勝

春秋則闔閭以勾吳舊邦，雄視上國，越絕書志其城郭宮廷之制，如所謂通門二八，隔閼寒暑，與夫頽地六尺，玉鳧交流，何其溢也。降是而七國，則春申以楚之上相，裂土江東，司馬史稱其城吳故墟，自爲都邑。至於上客三千，皆躡珠履，何其汰也。然其時淮南十二縣，邊齊之南爲楚，下東國而泗上十二諸侯附麗。故宋之旁以介於大國，卽今淮揚諸郡是已。則吳越故壤已擅豐區，而淮海舊壤猶稱曠土矣。漢初吳楚

淮南分王其地疆者卽山煮海鹽銅鹽之利下亦厚  
招娛遊以九三尺則故吳益沃而淮南北亦漸衍矣  
唐承隋江都之舊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  
廣陵以籠諸道貢物達之長安而淮南北之盛略與  
江南等矣蓋自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  
樂而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爲中原者方且淪於戎馬  
荆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  
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爲二京者方且  
盛穹廬旃幕之場故益遠也然則吳之盛久矣三吳風俗  
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

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于南京至正統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爲雷都並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用足

據也兵糧

### 山西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

沙漠是也

表裏河山蓋有俯挹

中州之勢焉忻代

二州皆太原府屬

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

特設征與焉綏

在大同同西

宣府

在大同東南

互爲聲援鴈門偏

頭寧武

三關俱在太原北境

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

套河賊爲急且保德河曲

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

之間與虜僅

隔一河

黃河

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勑敵矣蔚州

大同府屬

續徒臨晉

平陽府屬縣

之屯卒

藩府屯軍

之逋民並以山谷阻

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旣廣宗室

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

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號令

爲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國叙

古冀州地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

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雲中鴈門等郡而不常所治  
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  
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爲觀察其治仍舊  
宋置河東路經略安撫使以太東守臣兼領元以冀  
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  
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 本朝置山西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嘉靖中陞潞州爲潞安府又置  
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三司並治于太原而行郡  
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沿革

山西幅員不滿千里民又甚瘠而三關固太原一郡

地耳必以一郡建兩撫臣無論供億煩苛無益勝負之數而反以滋病卽內有分地則外之召兵於內者難外有分地則內之轉饟於外者緩牽制沮格之患不可不虞也總兵之設也始於宣德旣罷復於弘治當是時皆偏老居也寧武設於成化丙戌置守備耳而幸無事弘治間置守禦千戶所耳而亦無事總兵居武寧之議果何見耶

三關備兵議

### 山東

山東古青兗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

濟南府屬

自海道旣廢遂以其

西境爲魏運通衢南盡邳徐

俱南直隸州

北沂天津歲有

河

運

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

兖州水潦爲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

京儲邊餉

之外

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爲急而青

青濟南

之間號多鑛賊禁戢猶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

遼東

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

生齒稍稀惟遷

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

復可也登

登萊州

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

成山沙門一帶

多海嶺運船至此輒壞

稽之往積則平度州

東州府屬

東南有南北

新河

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折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卽至萊之滄海復

入止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蓋嘗治闢故時所濬以避迤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衛門在青  
在迤止新河店海潮所以達安東州東南境則避關  
通自此至海止入十里

津之險亦宜有可講者

固叙

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瑯琊  
東萊五郡高密膠東淄川減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  
史領東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  
國後漢刺史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  
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  
諸郡分隸焉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  
安撫司並以守臣兼令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置山東



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  
司治濟南 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  
揮使司按察司布按二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  
後亦遷治濟南云 沿革

山東水道會通受派於黃河支流合泉於汶泗淫潑  
久而魚臺曹單之防必潰衛河漲而館陶清源之害  
孔殷環二郡千里之間成犇突四出之勢且大清之  
入海擊平陰而會諸清小清之入海自趵突而沿諸  
澤特其河流久塞故道悉湮決鄒長清濇之泊漫浮  
苑博匯麻如諸水之衝漸圯齊城斯時也得其人而

疏築之防其所害而導其所歸一經畫之間而水之危者安矣

疏通水道

國朝令甲凡山東空閒地聽民開種稅不起科其便民計至熟也嘉靖開當事之臣嘗一議墾矣世廟俞允時令使者行部核其事歲報若干殿最諸長吏立法至嚴也民投墾者官給牛種復二年越三年始稅其撫循意至厚也令丈地乃魚鱗踏丈首以清額報者山東也乘丈地之後而行墾荒之政其勢甚易顧百姓懼於輸租如嘉靖故事則雖募流民占種鮮有應者

議墾田畝

山東盜巢必稱梁山卽前代巨寇宋江盤據之處雖  
大瀦已成平陸而周環八百里之內猶多遺風按古  
史稱蚩尤葬壽張豈其有以致之乎安平鎮卽張秋  
乃東阿陽穀壽張三縣交地四民輻輳不止萬家三  
十七年陽穀災異流言日傳人心恟恟臨清兵備道  
於張秋選集市民七百餘丁編爲行伍教以武藝地  
方幸以寧戢前撫按謂張秋宜北顏神鎮例增捕盜  
通判一員以彈壓之

議防盜賊

登萊一方不過數百里地瘠鹵禾苗少熟而淄清綰  
轂其口穀有餘不能出給他郡以轉資不足不能求

糴他郡祇以自給故小熟則驟饒小凶則坐困無闕歲之積者乃其恆也。議處登萊

### 河南

河南古豫州地間閩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

北

今北直隸是

嵩洛以蔽山南

今陝西南境是

南陽汝寧直走襄

黃

襄陽黃州俱湖廣屬府

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

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考形勝者

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

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

三州俱開封府屬

一帶地

兼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

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  
歛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  
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  
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爲著然土地未闢教  
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  
不免矣

圖叙

古豫州地漢置豫州刺史察舉潁川河南等郡而不  
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於譙  
郡唐於此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  
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

道治漢郡宋都於汴置京東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  
河南守臣兼領元於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 本朝置河南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開封云

沿革

河南爲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蕃黃河  
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  
懷慶衛輝彰德五郡衝繁雖同彰德間於趙魏軍民  
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  
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敝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爲

優勁險則河洛爲最處置

天苞地符通乾流坤赤文綠字命於天地呈於人間  
則四海未有文字之先而豫先傳處戲厲山始鑿洪  
濠剖判之以定兩間分四序而人有紀則四海未定  
治之初而豫先治後乃周公分陝汝洛之間卒多遵  
化仲尼羣七十子之徒游談列國端木賜顓孫師若  
黎耕公良孺公孫龍之徒多豫產周道衰微聖王不  
作於是洛陽蘇生本鬼谷氏之學起家閭閻歷說韓  
魏齊楚六國與張儀共鶩爲揣摩從衡之術世名長  
短家爭三川之利取容卿之長輕負邪之資道路不

敢仰視人心或爲之馳驟三代禮樂教化之風變矣  
至漢梁孝王以藩屏之親恃同車之愛闢地靡財出  
入警蹕築東苑三百餘里落後棲龍鶴洲鳧渚複道  
連平臺三十里延四方豪傑羊勝公孫詭枚乘鄒陽  
之徒登高作賦命意奇邪賞賜或至千金山東遊說  
之士多歸之世名曰梁苑賓客豫風又一變建安以  
來曹氏父子既得鄴辟苑囿廣亭榭臨漳水而封其  
上六十步一臺表銅雀一丈五尺貫其頂金虎冰井  
戲馬鬪鷄相望掩映天下才人墨士望風奔走其間  
於是王粲鍾繇徐幹楊修應璩之徒出入應制陳思



王聯鏡振響時加評品世名曰鄴下才子

○豫風又一變  
○荊州風俗

特務利病

彼夫河薄城市量與埽捲而大澹之野廣漠之墟去  
城遙遠原無民居縱有衝蕩害亦未甚聽其自流可  
也柳稍大戶報擾紛紜而儀封以下考城以西沿隄  
官柳百里成林歲伐餘條還充官用柳性耐折無傷  
本根量爲取之亦可也如此則所省豈止倍蓰哉

特務  
利病

蓋重者計畝踰斗而輕者畝不踰升以不踰升者而  
較之踰斗者其相去蓋十倍此或謀始者之未審與  
一曰殊正派謂實徵折布之類以糧之重輕定數之

多寡也二曰均兌軍謂汝南二郡之稅均輸水次與諸郡等也三曰別糧價謂重糧得輕價輕糧得重價也四曰酌歲辦謂非常之雜供歲不常有令糧重者常得脫也五日覈徭役謂移其糧重者之徭而加諸糧之輕者或十之二三可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

圖書編

地類

陝西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

原

平涼屬州

一帶畜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

鳳

鳳翔

之墟若延

延安慶陽

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

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

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

唐張仁愿嘗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

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

延安

河套

延安北

盡爲虜有

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

甘涼州

以西左番

西番右達

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

在肅西北二十餘里

輒肆侵犯以爲河

西憂洮岷西寧則地人西羌

西番

實與四川同患苦且

亦不刺

止虜小王于枝將

以殘孽窟居西海

在西寧西境

番人漸

以南徙

今松藩騰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

每歲番人獻馬易茶

而通寇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

之襟喉巴蜀潼關

在西安府東南

之保障金陵並稱重地而

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涼

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國叙

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涼州部

刺史察各隴西北地等郡而不嘗所治東漢司隸如故涼州治隴唐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京畿等四道採訪處置使而京畿道治京城關內道以京官領隴西道治西平山南西道治漢中後改採訪爲觀察其治仍舊宋初置西路後置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經略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于西安置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于鳳翔又置甘肅等行中書省及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于甘州 本朝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

三司並治于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甘州以控制邊境云

沿革

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誠艱矣西鳳漢中稍稱饒庶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貨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二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下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調度之中重兵屯戍自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

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直驅踐，濟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風沔之墟，夙多同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處置

陝西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南，又云百二山河，蓋南北兩山脈會至龍氣極盛，故冬不甚寒，其堰埧渠陂，耕溉相濟，有歌曰：舉鉢爲雲，決渠成雨，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惜其舍西安，每地多遺利耳。塞北江南

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寧蔽河

洮莊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肅靈韋寧夏之接葭綏榆林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浪涼州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以援肅州碾伯以援西寧此全雍滂防之大略也全陝邊防固原卽詩所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者本是侯服然地近北邊風氣高冽八月中雨雪者再秦文王者爲誼楚於朝那湫者在焉然有二一在州東二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人莫之敢狎然歷世滋邈忘其本名土人但稱東西海子云而西海子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



寧兩界卽好水川也宋與夏人大戰場在焉東望環慶延安境相銜接追憶韓范經營殫勞心力然卒用底績豈自古豪傑功業之成亦藉天幸與國運耶

關中

風土

關中之險華山與長河會處雖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此函谷河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故在古人秦有函關陝西統平陽也至今陝州以西

及平陽與陝西人之語音風俗相同論關中之險者  
當詳於是

關中之險

雍州之地土厚水深漢唐建都皆以四塞爲固者也  
在漢雍之郡十有六縣二百三十有一戶至一百十  
萬餘初置南北軍于京師材官於郡國武帝增期門  
羽林屬南軍八校屬北軍又發謫吏謫民七科開河  
西發三輔免刑惡少屯遼東發官徒弛刑戍金城其  
制之爲兵者殆民之半也唐則爲府者一爲州者十  
有三爲縣一百七十有三爲戶九十餘萬高祖初舉  
關中之衆爲十二軍太宗更之爲府兵總曰折衝府

而在關內者當天下之半嗣是又有千騎萬騎之立  
射生供奉左右神策之名逮李郭成功則實藉朔方  
兵力矣謂二代國勢之強非於地方有資哉我 國  
家盡二代故疆創建藩省而南益漢中東連商洛又  
兼前代所未備者有之矣是宜兵力民財超二代而  
軼之也然頃歲醜虜匪茹徂伺塞下每一竊入諸將  
輒閉壁坐觀一矢莫敢發詰之則曰兵寡不敵也入  
衛之士每懼不盈列障乘墉悉資內地之力焉議者  
屢欲日募以克之而鎧甲之所資芻糧之所給慮其  
費之無從也竟莫克舉焉

封疆兵力

虎牢關潼關誠爲險要能以寡遏衆然貼隣大河若  
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  
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議守關

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  
爲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揚一請王瓊  
新舊城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  
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拆墻頗易入靈草  
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管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爲捷  
徑又自大廣武而下渡河至靈韋亦易議防禦  
關陝如平涼洮河以及甘肅幅幘數千里一望荒蕪

人物凋耗較成周隆盛未可並論西漢置涼州部刺史察隴西北等郡東漢司隸如故唐置關內道以京官領隴西皆視爲重地故漢唐盛時人材之多財貨之富甲於各郡有由然也况趙充國屯田金城湟中東至浩疊而羌虜讐服非今之甘肅西寧閒地乎張萬歲監牧汧渭雲錦成羣縑易一馬比屋豐盈非今平涼洮鞏閒地乎夫充國屯田之地具在也屯獨勝於漢而廢於今豈今之地不可耕且種耶萬歲監牧之地具在也馬獨盛於唐而耗於今豈今之地不可牧且畜耶特無充國萬歲之人馬耳或曰今甘肅已

有鎮巡之設矣涼鞏已有苑馬之設矣而各衛所屯田之不廣各寺監馬畜之不蕃豈有他哉患在軍民丁戶不如古之多也甘肅鎮巡以禦虜爲重務苑馬寺監以點視爲常規求其留神民瘼也難矣

陝西事宜

夫秦關中四塞之國也方贏呂時藉以舉胡戎距羗笮麇六國而殲之有餘力焉今軍國百需仰給東南而關陝之利厯厯自給傾天下之貨市羸馬以厭夷心而雲錦騰襄之驥在關中者置不以齒延綏以南捐數千里沃饒之地以資虜而邊夷噤莫敢言此其故余莫之究詰矣蓋漢武拓地置張掖酒泉郡急則

守帥士卒給餼糧以從故邊郡數有功今兵民分統封疆之臣惟程書錢穀是給四方有敗問主帥已耳主帥檄諸岳伯則芻糧器械莫之應也陝西總論

### 浙江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嘉興湖州與

江淮相表裏嚴嚴州衢衢州以徽直隸饒江西爲浮郭

左信都江西廣信府右閩關在福建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淮安

揚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安吉州長興縣

俱嘉興府屬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之間上無

兼轄之司公訂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紹寧紹四郡

則震澤

今太湖是

東海之所經也湖衝淤壅大遺三農之

害而鹽徒

嘉湖易通舟楫故私鹽尤多

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

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

處州屬縣松

谿

福建屬縣與處州接界

一帶歲被侵暴溫

溫州台州

並海而南

信宿

再宿

達于福寧

福建屬州

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

寇也若僭吳奉珍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來

黠詐叵測

先事而備其在定海

寧波屬縣即平夷舟所從入

乎

古揚州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

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東道採訪處置使而

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爲一路後分浙東西



爲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  
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  
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東海右道肅政廉  
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本朝置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  
皆治于杭州府云

沿革

寧波之金塘山大榭山台溫之玉環山皆島沃區也  
諸山去海岸較之舟山尚近橫亘袤延大約計百十  
餘里廢棄歲久置之榛蕪不可取而田乎紹興餘姚  
諸湖皆內地腴壤也環列海濱與臨山龍山相爲聯

護大者三四十里小者一二十里漸次淤積多成田  
蕩不可墾而耕乎此皆開屯之助也或者又以金塘  
大榭舊有明禁未敢輕墾此乃國初一時預防之  
謀耳今若建議奏請召民就佃卽籍爲兵立重鎮  
以統之寇去且守且耕寇來且耕且守是卽東浙鎖  
鑰也奚有不利哉或者又以餘姚諸湖皆儲水之所  
未可遽變爲田然此乃自先年湖尚窪下之時言之  
耳今若建議取高者築埂爲田低者仍挑濬爲湖與  
邑民均而爲業經畫其疆界疏導其溝洫是卽兩利  
皆得也奚有于妨民哉

邊海墾田之利

今夫沿海諸衛四十有一，壯以金湯，聯以烽埃，首尾策應，可以見固圍之略；戰艦之設，四百二十九艘，四時分哨，上下番休，可以見制勝之具焉。夫樓船飛鳧，戈船下瀨，皆古之取勝於舟楫之間者也。但古之戰者，爭利於江河，今之戰者，競技於海島。今欲襲江河之舊，以收海戰之功，計亦左矣。宜求古擘竿橫海之製，如閩、廣所置者，蓋得其遺，似焉定海。有急，得以調援，臨觀至於臨觀，有急，亦得以責應。定海勞則均，其賞敗則均，其罰則官守雖分，而事權聯屬矣。浙海事宜

古爲吏境內者，開鏡湖於會稽，復漢陂於勾章，則漢

馬臻孔愉也。捍錢塘而築之隄，浚廣德而疏其隘，則唐白居易任侗也。周因令奉化而濬霽濟，陳渾令餘杭而開南湖，陸明允疊龍潭之石，李滄築陽陂之湖，孟簡觀山陰而新河北開，王濟刺杭州而斗門增置，諸賢相繼卓有成績，而興利障患，全浙賴之。然自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之後，凡治吳越水者，固不止數賢。迺其施設大較如是焉耳。自有宋慶曆欲便糧道，遂於吳江築岸，橫絕江流，蓋自是水流漸紆，泥沙易漲，而東向之勢不敵渾潮，是以壅積不滌，吳淞之堙無異平陸，而太湖達海之道始夫其趨矣。夫太湖一噎

於長堤再澁於吳淞汎溢之患理所必至况霖雨一  
集諸郡奔流殫焉注之則欲其不爲廬舍稼穡之災  
勢可得乎然則治水慶曆之後較之馬臻輩殆難其  
功矣是故范仲淹有上宰臣之書陳正同有言相視  
之札史才有圍田之議李結有敦本之說而單鍔邾  
亶則其經畫尤爲詳切焉自今觀之置五堰於溧陽  
開百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則單  
鍔之大槩也而環湖卑下之地縱浦以通於江橫塘  
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滯悍必使塘浦高於江而  
田無所容水則邾亶之大槩也蓋鍔之議詳於導水

賈之見乃工於固田故相視開掘宋乾道間曾詔於  
王炎圍田堙塞淳熙間曾請於傅洪而岸東江尾茭  
廬沙泥則單鐸之憂又爲叁拳此皆可稽而行之者  
彼其時所謂豪右之家肆意圍築而守倅縣令輒爲  
給據今得無尚爾按禹跡大勢則湖之下流莫要吳  
淞今得開吳淞與黃浦會則太湖不足瀉矣然淤澱  
既久工力頗浩議者又謂葑浦吳淞其勢相敵此盛  
則彼必衰恐吳淞未必通而黃浦其言非先湮則東南之害  
愈急以此則吳淞之開不易言矣然澱湖之西曰急  
水曰白蠟東曰小漕曰大漕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今

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則支流爲未廣至若范家浜  
劉家港夏駕安亭諸處凡以達婁江導之海者則今  
日所賴矣然潮汐難過而浚治久疎則壅滯爲可虞  
此可不加之意哉古之沿海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  
茜涇七鴉白茅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又能  
按其未浚者求而導之則散流之途多而四達之勢  
沛矣或曰若開諸浦東風駕海水逆注反病民田不  
知百川東流有常西激有時單鍔固已辯之自蕭梁  
大通三年吳興告災遣王奕督率三郡大圖鑿泄而  
有此舉然當其時十郡流移草竊窺伺故昭明太子

有丈一呼門動爲人靈出丁之處必妨蠶桑之類上  
書止之夫誠以其時不可爲也而擬之今日則民窮  
時誡益非可以舉贏矣然求逸者不吝其勞而遠者  
不泥於近昔賈讓持上策論漢庭首謂瀕河十郡治  
隄之費歲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  
河之費以業所徙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愚不能不  
以讓之見酌今日也蓋嘗按地勢之所歸天目以東  
之水可以自餘杭入德勝出沈塘遵皋亭下臨平而  
瀉之江也如此則太湖所納止孝豐安吉之流而勢  
減其半昔之淤浸之田可以復膏壤之舊矣此非有



待於經濟謀猷之士乎。兩浙水利

江西延袤割屬歷履不類不可詳道今制所分隸大都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爲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最南南安沮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故江西大勢凡四鄰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爲咽喉境內有警皆一可慮而贛州尤爲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建瓴也而數郡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

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  
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  
約會動淹旬月以致賊多散逸事難就緒今命都御  
史兼制四省按境府州隨宜調度則 奏可施行而  
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疏略曰南京根本重地淮  
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荆蜀江漢會於九  
江而贛吉撫饒匯于鄱湖以 國家於九江開府置  
衛又置兵備以專守之而湖口曾無一卒之戍非全  
策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  
戰船百艘俾相爲應援俾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

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顧瑞諸盜不敢窺湖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文具乞命操江都御史將水軍事宜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可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門池州衛一所戍建德復于要害隘險守以弓兵謹以烽堠則陸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內外守備官及撫按官會議以聞事竟不行二公慮誠深其于金陵之勢猶有關涉而楊議竟不見實事豈

此事不知  
此

非所謂冀苟安枕者哉全省險要

江西延袤千里疆理而郡者一十有三法制畫一風俗樸淳垂二百年人庶綏靖宜無他患而乃有如桶岡姚源之爲斯任事者之計失也何者桶岡之徒自廣而逋耕于橫水鴈湖山谷之間其初不過以起生業資蕃息也後以土地之故與我民遘爭強梁頑悍日益以甚郡縣吏乃束縛而操切之故彼自棄於我而阻衆稱亂耳姚源之徒固亦類此是以議者咎時之失計謂不當以我土地而資逋亾及其遘也又不當右我人民而督過之夫桶岡姚源其往者也橫峰

之人自浙而入始業陶焉氣習頑獷生齒繁多則鼓禍煽爭遂爲弋陽之患正德所專設郡倅制至善也議者猶欲縣其地以圖久安乃以費之鉅而不果今至執吏而質也夫橫峰其小者也鄱湖匯合三江波濤瀰漫盜賊舸艦率以爲歸遂爲豫章諸郡之患

國初常卽康山置署設守備以制之制至善也議者又欲鄆子以扼要害乃以地之薄而不果今至殺越人而貨也鄱湖其小者也高砂之地山林深阻與岑岡三洲相入其人習於攻鬪而易於駭亂遂爲龍南安遠之患正德時因其內附而以新民待之使自保

伍而時其調役使自耕鑿而薄其征稅至善也議者  
又於羊陂爲隘而戍以譏察焉其後譏察漸弛而隘  
不爲賴今至樹黨而援也桀驁之徒恒托於市廛而  
腹心之寄近及乎吏胥况黠戍之類士有怨心職制  
之分官無信地紀綱之弛如是盍考諸戍制而申嚴  
之防守要害

湖廣

湖廣古荊州地襄

襄陽鄧

今河南鄧州  
卽襄陽北境

抗其頭顱蘄州

府屬

黃州

黃州

引其肘腋

江陵

荆州

制其腰腹伸膝向南

亦足以雄視諸州矣卽陽之保商陝

陝西交界  
河南地方郴州

桂

本州桂陽縣

之跨閩

福建粵東辰州

沅

沅州府所屬

之捍蔽

雲貴大江中貫五溪

在常德辰州地方

外錯荆楚阨塞斯其

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潛邸

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

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矧宗藩基布歲賦實

繁楚俗慄輕鮮思積聚比遠方流民天業者多赴焉

故其民率喑

音于倫隋之意

窳

音愈壞也

而難治割洞諸蠻

施州及永

保所屬地方是

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

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偏構驕橫滋

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

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圖叙

古荊州地漢置荊州步刺史領南郡江夏長沙武陵  
桂陽零陵等郡國而不常所治東漢荊州初治漢壽  
夏治江陵唐貞觀中令以江南道開元間增置十五  
道採訪處置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以諸郡隸之兼  
分入黔中淮南及江南西道後改採訪爲觀察其治  
仍舊永泰間始置鄂岳觀察使于鄂州宋置荊湖西  
北二路及京西二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陽守臣  
兼領又於襄陽衡州潭州各置提點刑獄司元置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武昌又置荆湖北道宣慰司及江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于潭州 本朝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而安陸州爲 睿宗獻皇帝藩封於此洪惟我 世宗肅皇帝入繼大統遂陞爲承天府稱興都焉及置都指揮使司行 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而三司並治于武昌則行都司分治于鄖陽云 沿革

楚之水有三曰九江曰岷江曰漢江而漢水之患爲甚此無他以東西無所洩而日值泥沙之易淤也今

之議江者在捍禦而以施之漢水則難矣必也疏水  
筓之水則上流易行開沙洋之口則下流易達此治  
水之策也

議處水患

楚之邊有三曰靖州曰清浪曰鎮筓而鎮筓之地爲  
要此無他以川貴相株連而且當麻陽之出沒也今  
之議苗者在防守而以施之鎮筓則舛矣必也離哨  
兵士司之糾結則黨援可孤清永順保靖之逋逃則  
奸慝易息此治苗之一策也

議處楚邊

夫屯軍不能世其業輒質之民民利其賦薄無他役  
卽以已所有之民田更籍爲軍歷數十傳不可窮竟

所謂民竄於屯屯竄於民者非耶楚均田議

### 四川

四川古梁州地劔閣

即劔門關在保寧北境

表雲棧之固瞿塘

峽名在夔州城東

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

西番阻以蠻部東則

鳥撒芒步是

山水襟屬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

致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况上列一親藩重兵外戍諸

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於瀋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喉

于龍州

宜撫司

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已西之

隱禍也烏撒芒部

即鎮雄府

諸夷

四軍民府

雖犬牙形格仰我

鼻息然內相黨結數生兵釁且於叙州瀘州叙州瀘州有唇齒

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礪門地名天全六番

招討司之臂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播州地方與湖

廣雲南貴俱鄰接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四

徼自爲輿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因叙

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蔡舉蜀巴廣漢犍爲牂

牁越嶲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雅唐貞

觀中於此置建南道開元中置劍南拜山南東西道

採訪處置使而劍道治蜀宋爲四川路後爲東西兩

路又分益慶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又置

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潼州三府元置四川等處  
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本

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

控制邊境云

嘉靖中改龍州宣撫司爲龍安府設流官

沿革

故漢第五珂張堪廉范李膺唐韋臯李德裕宋張詠  
趙抃馮京崔與之諸公此其人皆廉能將相之器而  
又俱久於其官故卓然各有稱述保茲西土而或以  
僻遠易之過也

擇守令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以孤城介  
西番之域乃待食于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羌戎

所截則疊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筭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雋關一道，可抵雅州。草坡一道，可抵汶川。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禍乎哉。

防守松番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潘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常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天行，非若北達烏合之衆，殘侵無紀，况以重險臨之。

爲力久易，南鄰芒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  
裏，几上肉耳。行都司六衛，截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  
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之疊溪綿漢彭石，  
重重相護，深藏三窟，所慮姦宄內作，地饒克備，不能  
施速定之術耳。本朝從文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  
之，苟非精兵東守瞿塘，事未易成也。四川形勢

阿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

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

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

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文伐蜀由之，從

兩黨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風出者  
爲今連雲淺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  
爲斜谷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之險  
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駱谷黨谷同一谷褒谷

斜谷同一谷

入川四道  
三谷辨

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寇譙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  
都臧儻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尚黃虎  
史焯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土水口右則涪內  
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  
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按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叙州



加定是也。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爾。沈約宋書資江爲申水，涪江爲內水。

川水辨

夫險塞則可以守，沃野則可以出軍需，亮蓋得策矣。是建邦啟土之始也。今觀蜀自秦守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今其堆在漢縣西一里許，矗立水中，可觀也。蓋始未鑿堆，地勢下墜，沫水奔突，不可控攝，爲居民害。而今則順流而東，而水之利，旱則藉

以灌溉。雨則不遇其流。故其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二江蜀志以爲一汶江，一流江，蓋經郡城南七里者。卽水所穿耳。宋郡縣志謂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岷入成都，謂之內江者。卽今灌縣而所用灌溉，則曰灌曰溫曰卽曰雙流曰崇慶曰成都。凡一州七縣皆利之。天下謂之天府也。蓋昔魏襄王爲羣臣祝而曰：令吾臣皆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魏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洧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是仁智未盡。何足法也。及起爲鄴令，乃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

民歌之亮之智豈少史起之見乎然亮初募蜀之沃野而身自爲相江水無恙也獨不聞其與羣下謀鑿引以溉旁近田畝何也蓋沙河以南其原野雖廣平可田畝而地高江下不可引水卽鑿之亦不得利故亮置弗爲坐此耳蜀志有之蜀古蚕叢之國若田地宜蠶也所從來遠矣乃張詠則蜀賢守也先是知鄂州時旣以教民拔茶植桑矣而至爲蜀宋史第稱其減鹽價以足軍餉督驕將以討叛賊吏不服牽出斬之民苦饑豫折米以待之而獨不聞其勸民植桑豈詠不知蜀地宜桑而不以鄂耶特以于時四郊多壘

桑株悉膏釜爨不可復植。或蠶桑故業民自利爲之不煩督勸云爾。乃今保寧諸縣則家植桑而人飼蚕其絲紬綾絹既用以自衣被而其餘且以貨諸他郡利云厚矣。而官以南千里無一桑株何也。鑿塘一畝深一丈可灌田十畝。鑿塘百畝深一丈可灌田千畝。則自沙河以抵龍泉皆沃壤也。如是行之數年而陂塘之利不與一州七縣相埒。吾不信也。植桑十株可供一女之蠶。植桑百株可供十女之蚕。則自錦官以及戎淪皆桑陌也。如是行之數年而蠶桑之利不與保寧諸縣相等。吾不信也。

水利養桑

國初茶法專以易馬與秦隴無異也。歲遣巡察一人凡私越境者刑無赦。嗣是廢置不常。奸萌寢起。遂使建始之茶私越。沉黎武岡之商擅抵。蒙雅不知而妄議者。猶欲利其餘課十而稅一。不知茶以引計不及引者。則謂之由。殆如宋人之長短引。然而又可因以爲利乎。其失甚矣。或者議曰。金牌之制。差發固在也。使能師其遺意。稽截引之目。而繳報以限。嚴互市之令。而譏察以時。礪門之茶馬。有司可復也。黑水之批驗。有所可復也。番僧盜鬻。有罰。漢人私遞。有罰。其誰曰非初意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

可知也是可不加之意乎。管趙開判成都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民存乎其人耳。時務茶法

成都堂奧也。灌口門戶也。威茂松疊藩籬也。犬豕之性喜人怒獸伺隙蹂躪藩籬不密則門戶危門戶不密則堂奧危此西北邊防所以重於蜀也。川蜀邊城

### 福建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衝

溫州處州衢州俱浙江屬府

信

江西廣信府

爲北藩建昌南贛

建昌南安贛州俱江西屬府

爲右壁惠潮

惠州潮州

俱廣東屬府

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爲關內險溪山秀

美民用以和然處

浙江處州縣

人輒相盜鑛流入政和善

寧

福建寧州府屬縣

之境大爲患害古田

福州府屬縣

福寧一帶本

魚鹽之利山谷遂深通寇每憑之而嘯聚俱不常出

也濱海上下外週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

害而海互市妖孽荐興

通蕃海賊不時出沒

則漳浦龍溪之民

居多且江

汀漳州

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

江西

屬

聲勢相連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

俱泉州府

屬

沙尤

俱延平府屬縣

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

四縣交界地方山盜頗多

蓋簡僻莫若邵武器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稠耕稼自

給兵燹不加諸郡一也

圖叙

古閩越地漢以揚州步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

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司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宜慰使司都元帥府及福建寧海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本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而三司並治于福州行都司分治于建寧云

沿革

島夷之入寇也月港海滄之民嘯聚而附焉而諸峒不逞之徒又角起而爲之翼是與閩爲敵者半閩人



也如之何閩兵之不弱以糜也頃者台臣有城邑建  
官之議不惟剪賊之羽翼而且厚吾之藩籬由是以  
通沿海魚鹽之利以通諸蕃貿易之利

禁通海奸民

夫南澳有重鎮矣海壇有游兵矣涓州在目睫之間  
亦無所伏姦矣脫有侵軼而竊據者其澎湖乎夫彭  
湖遠在海外去泉二千餘里其山迂迴有三十六嶼  
羅列如排衙然內澳可容千艘又周遭平山爲障止  
一隘口進不得方舟令賊得先據所謂一人守險矧  
山水多礁風信不常吾之戰艦難久泊矣往民居恃  
險爲不軌乃從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若

分兵以守則兵分者於法爲弱遠輸者於法爲貧且絕島孤懸混芒萬影脫輸不足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亦嘗測其水勢沈舟則不盡其深輪石則難扞其急天地利我與賊共者也塞不可守不可攻又不可則將委之乎惟謹修內治而已法曰佚能勞之飽能饑之賊之所資者糧食所給者硝磺也惟峻接濟之防而敷陳整旅以需其至賊旣失其所恃而海上軍事又絕不相聞雖舳艫輒笏詎能爲久頓謀哉

福建  
海寇

八編類纂